

夕花朝拾>>>



那些稚拙的诗句我已羞于再看，我只是静静地坐着，隔着岁月的河流，与多年前的青春和诗歌脉脉相望。

那时青春那时诗

□烟花三月

灯下捧读一位青年诗人的诗集，眼神不知不觉变得迷离，那长长短短的诗句让我又一次记起，自己曾为诗狂。在这冷寂的冬夜，风干在岁月深处的青春瞬间汗液饱满，散发出温暖的气息。那时节的诗，总以为已经遗忘了，也在记忆里跳荡着呼之欲出。

上初三时，二姐给了我一本《宋词一百首》，薄薄的书，比手掌大不了多少；到了高中，她又给了我《唐诗三百首》，繁体竖排的，厚墩墩的很有分量。这两本书，是真正属于我的课外读物。后来二姐又从图书馆给我借了《红楼梦》，一套四本，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看完了它，然后把书里的诗词抄在本子上，在放学的路上默默背诵。那些诗词语句优美，音韵铿锵，意境深远，文字极其简洁，状物言情却无比传神，读之令人陶然忘忧。我常常想，我对古典诗词的喜爱大概是与生俱来的，一见钟情，一发不可收。

毕业后，大姐把她的多本外国诗人的诗集转送给我，普希金、泰戈尔、莎士比亚、莱蒙托夫的都有，我最喜欢的是拜伦的忧伤和浪漫。有好几年，我在父亲的商店里帮忙，屋子后面就是望不断的田野。早晨和傍晚，我经常在小路上游荡，边欣赏风景边读诗。风舞新柳，日落远山，晨光中的花朵，骤雨后的彩虹，都会引起我不尽的遐思。那时的我也就十八九岁，少女情怀总是善感的，以我的眼光看，春花秋月风霜雨雪，都有着诗的色彩。

说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学写诗的。古典诗词格律严谨，是我轻易不敢触碰的，于是从貌似简单的新诗学起，读一期期的《诗刊》《诗神》《星星》，然后开始涂鸦。因为看了大量外国诗歌，我最初的习作，都有浓厚的翻译诗的味道。后来阅读了不少国内名家的新诗，语言上似乎找到了感觉，就写越起劲，几年时间，我写了好几本，把其中自认为较好的抄录在一起，曰《盈盈集》，取“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”之意。

痴迷读书写作的我，在邻居的眼里就是个异类：正值青春年华，却没有漂亮衣裳，没有和男朋友花前月下玩浪漫，每天都素着一张脸忙碌着，没事就捧本书埋头苦读，沉默寡言。他们说，这样的生活有什么趣味可言。我暗自一笑，读诗写诗的乐趣，真的不足为外人道，那种愉悦身心的快乐，与谈恋爱也不相上下啊。

遗憾的是，生活的琐碎逐渐消磨了写诗的热情，不记得哪年哪月，我终于不再写诗。好的诗歌，我还是爱读的，有时心里也有许多感慨，只是任凭怎么努力，都无法把它形之于诗句。

诗情已共岁月老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，有好几次，我坐在阳台上，浴着温暖的阳光捧着《盈盈集》发呆。我已过不惑之年，《盈盈集》风尘满面，那些稚拙的诗句我已羞于再看，我只是静静地坐着，隔着岁月的河流，与多年前的青春和诗歌脉脉相望，万千言语，却欲说还休。

很庆幸青春岁月里有诗歌相伴。青春如花，妖娆在人生的枝头，诗歌是它的馨香，绕树穿枝，绵绵不绝，美好如初恋，每一次回首，都给我欣喜和安慰。

某次聚会，有位诗人直言不讳地对我说：你的名字真俗。我赧然。俗，不知何时已经成为了我的常态，这似乎不可避免也无法逆转。不过，虽然我没有了写诗的热情，好在还有读诗的兴趣，这也是很值得庆幸的事，大约是青春岁月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了。

若有所思>>>



我的播种和耕耘，能否滋养许许多多的人，给他们力量，或使他们变得柔软，时时花开、步步生莲？

慧心

□梁凌

夜读苏轼，见他给表兄文同的诗里说：“料得清贫太守，涓滨千亩在胸中。”我不禁微笑，感慨古人慧心如许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

典故是这样的：文同喜画竹，也喜食笋，曾送苏东坡一幅竹画《筼筻谷偃竹》。一天，他正与妻在筼筻谷游玩，晚食笋，得表弟回信，信里有诗：“汉川修竹贱如蓬，斤斧何曾赦笋龙。料得清贫太守，涓滨千亩在胸中。”诗里既夸了文同的竹画修养，也夸张地揶揄他好吃竹笋，文同读了，当即“失笑喷饭满案”。

苏轼的想象很独特：一个长年食笋的人，一定是千亩竹在胸中的，所谓“成竹在胸”嘛。

慧心古今同。

想起那天中午的事来。女儿不好好吃饭，我拿诗歌《悯农》劝她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念了半天，她仍嘟着嘴不肯吃。

这首诗，因为太普通，有点儿让人“熟视无睹”。可那天中午，也许是春风送来千年前的灵气吧，看着女儿碗里剩下的小半碗白米饭，念着“禾”“粒粒”，我突然就想起“种子”——这一粒粒的雪白，原不是一颗颗种子吗？不是上天给人的慧心吗？

我想，如果我一天吃掉五千粒种子，一年吃掉多少，那一生呢？

想起了“麦积山”，因了它的名字——是一粒粒的麦子堆积如山吗？不过它似乎的确确是人为堆起来的，堆起来后，又上面挖了许许多多佛龛，供奉了许许多多菩萨。我想，如果我一生吃的麦子堆起来，会不会形成一座小小的“麦积山”？在我的山里，又能供养多少菩萨，生出多少悲悯？

即使不堆积，摊开来，一生吃掉的稻米，种在田里，夏天该有多大一片青绿？秋天是多大一片金黄？说丰年的蛙声，该如何热闹？

“彼黍离离，彼稷之苗”，我吃掉的黍稷，有多少公顷？

还有，我平时爱吃莲子，如果我吃掉的莲子有二十万粒，丢在塘里，长在水滨，也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吧？倘丢在江南，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，亦能引来一拨拨荷叶红裙、钓罢莲娃。

除了种子，还有我吃过的植物的茎、叶、根，我饮过的水，我吐纳过的空气，拂过我面颊的晴岚……

这样想来，便觉得“我有”——很富有很富有。我拥有数不清的稻香、离离黍稷、田田荷塘，甚至茂林修竹、一段长江、半个西湖……我，岂不是可以吐纳风云，气吞山河了？！

但转念又想，这些种子，倘不在我的碗里，会是青青禾苗、黄灿灿的玉米、无穷碧的荷花吧。那些植物、空气，如果不和我融为一体，是不是更清新，氤氲如露？

我吃了数不清的种子，是否对得起它们的清雅？我有没有暴殄天物？它们把发芽的能量，积蓄在我体内，而我，有没有清新若禾、吐气如兰，或者压根就是一个浊物、糊涂虫？

我每一分钟思考，是无数颗种子在发芽吗？

我认认真真丢下的一粒粒文字，是一畦畦青苗，抑或是种子的轮回？

我的播种和耕耘，能否滋养许许多多的人，给他们力量，或使他们变得柔软，时时花开、步步生莲？……

万物有灵，种种有心，春天的风，吹在我脸上，我在风里，一遍遍地怀想。如果说古人“胸有成竹”，那么我们，再平常的人，不也是腹蕴三江、气吞五湖吗？

生活手记>>>



他们要的是长久又安分的房客，而你我要的是安定又有尊严的生活。双方付出信任与尊重，收获的定然是包容与关爱。

形形色色的房东

□倪琴琴

大学刚毕业，在陌生的城市里打拼，换一份工作就会遇到一个新房东。这几年，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房东。

第一个房东姓宁，我们叫他宁Sir，即“吝啬儿”。我们第一天搬进去就大大地见识了他的吝啬，他不顾两个美女几乎是撒娇般的恳求，决绝地拆下了卫生间的那面镜子。宁Sir，你可知道，女人每天在镜子前自恋的时间与购物的时间是成正比的。可是宁Sir还是在幽怨的目光中扛着镜子扬长而去。当然，他手中还提着两个衣架、一幅名不见经传的画、一只灰扑扑的长毛猴，留下了一地沧桑。

因为那面镜子，我们对宁Sir的态度一直不友好，房款总是到期他来催才肯交付。后来，我们寻了两条街道，走了半个多小时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搬回来一面镜子，特地安装在门口，这样，进出方便我们“整容”。有一次，宁Sir一进门，转身时吓了一大跳——镜子里竟然出现了他龇牙咧嘴的“尊容”。惊魂落定之后，他在我们畅快的笑声中友好地收了钱，然后自嘲：“镜子安装在这个方位很避邪的嘛！”

离开的时候，我们的镜子一直留在那房间门口。

第二个房东是一名中年妇女，挂着温暖脾笑容，一看就是精明人。合同一签就是三年，因为公司出钱，我们也乐得其所。房间布置得非常舒适，尤其是窗帘，淡淡的紫，我们一看就喜欢。房东告诉我们，房子是她女儿的，她只是照看，有事直接找她，她就住在隔壁。

有一天出门时晴空万里，下午却乌云密布，我想起那晾晒的棉被就忧心忡忡。猛然想起房东的嘱咐：有事找她，于是我拨通了她的电话。下班回到出租房，我发现棉被放在客厅里，衣服也收了，折叠得整整齐齐。房里公用的地盘都有收拾过的痕迹，特别是门口那放了两天的垃圾袋也消失了。

过了几天，房东来了，说是想给我们安装雨棚，这样，衣服晾晒在外面也不用担心了。临走时，她还问我们有没有什么要求。我们送她下楼时，她淡淡地提了句：“小姑娘，你们的垃圾处理得不够及时啊，会影响邻里关系的。”我们连连表示下次一定改。

同室的姐妹因妈妈去世，一连哭了三晚，是在我们放假的日子里。听说，房东安慰她很久，送出了N个拥抱。这以后，姐妹一看到她，就自然地叫她干妈。于是，房东有了一个正式的称呼：干妈。

因为这个友好的房东，我们一直在她家住了五年，也因此，那份工作也是我们在那里干得最长的一份工作。

现在的房东一家，对我格外的好，我住在他家对门，每个双休日的早晨，房东到点总会来按我的门铃：琪琪，锅里热着番薯粥，早饭一定要吃的。早饭换着花样，有时是面包，有时是南瓜粥，有时是小米粥，有时下点儿面条。这样的日子一晃就是三年，我想，除非嫁人，否则我就赖在这里不走了。

我遇见的几个房东，他们在金钱面前或精明或势利，但只要你们好好地沟通，他们一般都能配合你的要求。他们要的是长久又安分的房客，而你我要的是安定又有尊严的生活。双方付出信任与尊重，收获的定然是包容与关爱。这是比钱更重要的。